

## 寵壞

舒非

當長輩在寵愛幼輩時，他怎麼想都不會想要把小孩寵壞。有誰會把兒子孫子「寵壞」為目的？他一定深愛兒女或孫子，非常非常喜愛，喜歡得有求必應，捧在手裡怕飛了，含在嘴裡怕化了。他一定對他們寄予厚望，希望他用心用力去愛的這個孩子，將來是棟樑材，前程似錦，美滿幸福。

悲劇就在於「目的」跟「結果」相違背。愛他寵他，他不成器，他一事無成，他變成纨绔子弟，吃苦果的不是別人，正是把他寵壞的至親。說真的

，是非常可悲。「玉不琢不成器」，這個道理，千百年來無人不曉，但還是有多少人，一天到晚要犯。太陽底下無新事。人性弱點就是那末一些，但人們還是一犯再犯，明明知道，就是逃不掉。

對孩子有三種態度，一是「溺愛」，二是「不管」，三是「教育」。最好的當然是第三，但是最不好的，卻不是第二。換句話，不管他，讓他自生自滅，要比「溺愛」來得好。過於保護，無原則地寵，更加有害。因為假如不管，社會自然會教導他，給他教訓。他可上「社會大學」。如果只是寵，什麼都護着他，為他遮擋，那長大之後問題更大。人生的智慧都在微妙的「分寸」之中。孩子不能不愛，又不能「溺愛」。做父母難，養孩子難，教育更難都在這裡。問題常常是知道的時候已經太晚，來不及了。



定期聚會，交換美食心得，尤其着重發掘潮汕的飲食傳統，這種一面研究一面身體力行烹調而吃的精神，實在罕見，怪不得他們的食制時見創意。我特別欣賞張新民寫潮汕飲食的文章，他肯下苦功，搜羅潮汕民間食制，採集有關飲食的民謠俗語，互相印證，發掘潮汕飲食的民間源起。談美食之餘，也是不可多得的大俗學研究。

去年聯同幾位理工大學的朋友專誠往訪潮汕，追尋香港潮汕食制的根源，得到張新民的熱情接待，親自陪同參觀講解。研究未見結果，聽主人家介紹潮汕飲食文化心得感動不已。張新民把在當地報章發表的專欄文章輯錄成書，習慣潮汕飲食的香港食客豈能錯過？

中國人不尊重版權，盜版之快，翻版物品之製作精美，獨步全球。盜版能令知識迅速傳遞，但同時扼殺創意。當任何人的創意，可以迅即被抄，網路上隨便流傳，一番心血、價值即時變為零，誰會花心思創新？現時的網絡監控技術先進，又為何不嚴厲管一管？

我們悠久歷史文化的一部分。

在露天風呂，到連的那天晚上泡了一次。第二天早起看日出，雲層太厚沒看成，於是決定再去泡湯。在露天風呂處一位女士，突然雙手合什，仰頭對着遠方，臉上流露出安詳的喜悅。我不由自主地移到她身邊，順着她的目光看過去，只見厚厚的雲層上露出一點點金色，映照之下水面成了一匹波動的彩紗。幾秒鐘之內，一輪飽滿的紅日升起，我的眼睛不敢再對着它，移向水面，彩紗不見了，代之的是一條寬闊的金光大道。我幾乎以為阿波羅即將駕着一輛馬車飛奔過來。這次看到的壯麗美景，雖然不是日出卻更勝日出。

老翻古文明

雲家洛

是借，自己決定，有內地學生竟然問：「為何不把全書複印，那不是更方便嗎？」

在課堂裡播放某些電視片段，前陣子還在視頻分享網站找到，轉眼全被刪除，乃因電視台主動要求，網站亦尊重版權，一一刪去。哪裡找片段教學？惆悵之下，到內地的視頻網站搜尋，多麼冷僻的段落都竟能找到，真是喜出望外。

在西安參觀碑林，看揚印示範，聽講解員娓娓道來，古人習慣把名家真跡與皇帝詔書刻在石碑上，目的是方便人們複製。過路人備簡單工具與油墨，只消數分鐘，自能複製一份帶回家，慢慢細味。古代印刷術未精，揭印碑文，就是資訊傳遞方式之一。那年那天，石碑往往放在當眼之處，方便複印流通，人人翻印，沒人要收版權費。參觀者中突然有人感悟：啊，原來「老翻」是我們悠久歷史文化的一部分。

露天風呂

王渝

這四個字發音很好聽，看起來也有異國風情的美感。我們旅遊團安排夜宿熱海，目的是讓我們享受泡湯。導遊小姐鼓勵大家去領略一番其中的風味。但是同行諸人對於這種「袒袒」相對的活動疑慮重重。有人問是否可以穿游泳衣、是否可以裹條大毛巾。導遊小姐正色告誡，什麼都不能穿，也不能裹，只能帶條洗臉用的那種小毛巾，而且不能放進湯池，要頂在頭上。她安慰大家說：「脫了衣服，根本不認不出誰是誰。」她強調這裡的戶外溫泉對着海灣，景觀甚美。

我喜歡泡湯，到達的那天晚上泡了一次。第二天早起看日出，雲層太厚沒看成，於是決定再去泡湯。在露天風呂處一位女士，突然雙手合什，仰頭對着遠方，臉上流露出安詳的喜悅。我不由自主地移到她身邊，順着她的目光看過去，只見厚厚的雲層上露出一點點金色，映照之下水面成了一匹波動的彩紗。幾秒鐘之內，一輪飽滿的紅日升起，我的眼睛不敢再對着它，移向水面，彩紗不見了，代之的是一條寬闊的金光大道。我幾乎以為阿波羅即將駕着一輛馬車飛奔過來。這次看到的壯麗美景，雖然不是日出卻更勝日出。

安樂生

李若梅

為自己面對的就是正常。記得數月前，內地有一民工，妻子誕下三胞胎，醫院基於三個嬰兒先天條件太惡劣，存活機率太低，也擔心民工無法支付天文數字的醫療費，所以要民工把孩子接回家，也即讓他們自然死亡。

傳媒大罵醫院冷血。也許。但醫院其實也只是說出了事實。即使有善長代付醫療費，或醫院肯免費搶救三個嬰孩，讓他們暫時奇跡地活下來了，那以後呢？先天不足自然會令他們百病叢生，一世人伴着藥癮，這樣活着，他們自己受苦，父母也受累，大家都活得不快樂，這樣勉強活着，有何意義？

我知道這話是「政治不正確」，可是，我們應爭取安樂死的同时，也應該爭取安樂生。

機構領導人三條件

阿 濃

朋友在北京大學進修一個短期課程，指導她的教授有一次對她說：「一個成功的機構領導人，要具備三個條件。第一個條件是專業要過關，他具備專業知識，免得外行領導內行。他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，他用人知道誰行誰不行。第二個條件是懂得與人合作，年輕的、年長的，有經驗的、沒經驗的，都能相處愉快。機構裡沒有黨派、沒有是非、沒有鬥爭。第三個條件是這人的格局要大，聽來比較抽象，是一個人給他人的印象，是小肚雞腸還是胸襟闊大？只是我看到目前還是具有遠見？是畏首畏尾還是勇往直前？還是斤斤計較還是豪爽慷慨？格局小的個人無成大器，就像街角的小店永遠不能成為大企業。

精通業務可以從努力學習、苦心鑽研中獲得。與人合作要有量度和人際關係的技巧。最難的還是格局，跟他的出身、家鄉、社會歷練有關，也關乎一個人的個性，但最重要的還是他受過什麼樣的教育薰陶，怎麼樣的思想打進了他的心坎，使他高瞻遠矚、胸懷大志，要創一番事業。

重翻《號外》

黃子程

「城市」一輯散發不同的城市文化論見，不同的文化視角在此各顯神通，諸如這類論題：「為什麼許冠傑的歌會是那樣的？」「香港政府可以是我們的。」

「內部傳聞」一輯以圖片掛帥，其中精選了不少雜誌的封面，今日細賞，人物拍得有「風塵感」，畢竟是走過了很長的歲月，今日只覺得非常「古典的現代」，或「現代的古典」。這裡面所收的文章都是編輯的編後手記，寫來尤其無拘束，個性盡顯，讀來只覺「暗爽」。

「多謝李安，精心策劃了《號外》雜誌的精華錄，讓我把這一大套橫跨幾個年代的文化雜誌可以來一次精要的「檢閱」。

當然，李安不是《號外》人，主編角色，落在呂大樂身上。三大本《號外三十》，一是人物，二是城市，三是內部傳聞，都編得美輪美奐，既可懷舊，更可珍藏。

欣聞李安第二個工程就是《中國學生周報》精華錄，且拭目以待。

「人物」一輯幾乎數盡當年風流人物，今日再讀這些人物訪問，肯定可以給你一個人生沉澱的功能力，更加讓你明白做人做事的起承轉合是怎樣一回事。相對於今天報章雜誌的訪問稿寫法，號外始終有號外名。

之欲出

美國「美人魚女孩」，苦苦掙扎了十年，終於還是向死神屈服了。

十年中，雙眼黏連兼內臟缺損的她，一共接受了一百五十次大大小小的手術，但平均每年十五次。誰要是不承認這過她的痛苦？讓你像她那樣活一個月，你還敢再真心鼓勵她「積極活下去」？

她之所以能「積極活下去」，一，是因為她還小，沒有自主權，只能活下去；二，是因為她生下來便如此，從未體會過正常的生活，也就以

不解之謎

葉特生

記得張藝謀的電影《活着》，開場介紹富家子弟福貴，他的人生從一場賭局開始，把祖上留給他的房產輸掉，那個贏家成了地主，這個二世祖倒變成貧戶。但焉知非福，幾年之後，地主被清算賠上命，貧戶雖窮，仍然活着。他不知道福貴經過一個又一個火紅的大時代，一個又一個親人在意外中去世，不應該死的人忽然倒下去，他眼淚流乾，卻仍然活着。他不知道生命應往哪裡去，恐怕連導演張藝謀都不知道，但不管活着是怎麼虛度，還是得煎熬着活下去。活着就是機會。不管你喜歡不喜歡，對生命本身，活着是一道題，你得硬着頭皮去找個答案。電影的結尾：福貴一家人從墳頭回來，小孫子饒頭抱了一窩小雞。饒頭問：「讓小雞往哪兒呢？」

福貴從床底找出當年謀生的皮影戲箱，箱裡的道具都在文革中燒掉了，只剩下一個空箱子。福貴把小雞抱進去，慢悠悠地對饒頭說：「小雞住在這裡，地方大，就跑得開，跑得開就吃得多吃得多就長得大，小雞長大了就變成鵝，鵝長大了就變成了羊，羊長大了就變成牛，牛長大了就變成了牛，不騎牛，坐火車，坐飛機……」福貴的活着，就活在這個卑微的盼望裡。這個盼望會怎樣演繹下去呢？福貴爺爺不知道。他不知道：坐飛機這種奢侈玩意有一天變得不稀奇，也不值得去盼望，反而騎牛比坐飛機更令人羨慕。

活着給自己一個遠景，一個虛幻的夢想，誰在乎果真如何，我們想不到那麼遠。

最後那電影的結尾：留下一個空空的皮影箱，在裡面放進一個荒誕的夢，一個人生的謎，無人能解，也不可解。

## 校園

校園孩子眼

責任編輯：黃秀娟

逢星期一至五刊出（假期停刊）

### 聞聞新天地

## 跌倒的一刻

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3C 凌尊怡

我一向是個懦弱的人，常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裡。直到發生了那件事，使我的性格有了個全新的轉折點。

「好了，以下便是風紀委員的名單，請各位委員盡忠職守。」什麼？！當我聽到自己是委員長時，險些跳了起來。「怎會是我？怎會……」上天開這個玩笑也太大了吧？直到老師把徽章放到我手上，我才如夢初醒。「我的惡夢開始了！」我告訴自己。要知道，做了風紀即代表要得罪不少同學了——這個說「不是我」，那個說「你別冤枉我」，叫我怎樣做嘛！

後來，我發現大家都好像恃着「我們是朋友」就開始變本加厲了，而我這個懦弱的風紀委員長就只可「隻眼開隻眼閉」。然而，導火線最終被那些「好朋友」親手燃點了。

「請寫下你的名字。」在課室裡竟被我發現同學明目張膽的在吃零食。只見那「好朋友」冷笑的看着我，口中蹦出一句：「哼！假神氣！」我頓時呆住了。不知怎做，這件事愈鬧愈大，連班上的「好朋友」也幫口：「可不是嗎？假神氣！」頓

時，我只覺萬分的委屈，眼光漸變迷糊。只差一步，只差一步我就放棄了雙堅強的機會了，多麼可怕的一步！

幸好，在我跌倒的一刻，我「真正的朋友」——子晴在我耳邊悄悄的道：「別怕，我『永遠』支持你！」她故意在「永遠」兩字加重了語氣。多麼平凡、簡樸的一句話，卻令我猶如打了支「強心針」。「也對啊，我真該改一改自己的性格了。各位若想投訴我的話，門口在那裡……」我剛轉頭一看，只見門外站滿了圍觀的風紀，都不約而同地拍起手掌來。「說得好，委員長！」「你說了我們不敢說的話！」「委員長萬歲！」風紀們都高呼着「萬歲」，而那個「好朋友」也豎起拇指道：「是我的不對！我服了你了，委員長！」我心中一陣感動，只有做出一個「敬禮」的動作，特別是向子晴，她也向我報以堅定的微笑……千言萬語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

就是這一刻，在我快要跌倒之際，是她的一句支持我的話，才可帶我超越這個懦弱的自己，謝謝你，子晴。



### 熱鬧的遊樂場

鴨洲洲街坊學校 6A 伍珏熙

## 談談學生吸毒

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6A 羅德欣

踏入新學年，正當全港莘莘學子在為三三四新學制最後準備時，大埔區的中學師生，還有社工界，甚至警方卻正在着手另一個新嘗試：「校園驗毒計劃」在大埔中學試行。面對着這個無例可循的新嘗試，特首認為雖然此政策是「摸着石頭過河」，但始終都是為了幫助學生遠離毒品，然而有些大埔區中學生和宗教團體對此卻極為反感，究竟驗毒是幫學生還是害學生？難道我們就不能在「推行」與「不推行」兩者中取個平衡？

如果說香港青少年吸毒情況並不嚴重，倒不如說我們的情況與外國不相伯仲。君不見外國青少年吸毒文化盛行，有些人甚至肆無忌憚地在學校、巴士、公共場所內吸毒，其猖狂程度讓人詫異萬分；香港青少年雖然不敢公然吸毒，鼓吹吸毒文化，然而每年吸毒人數卻有增無減，情況愈趨嚴重，因此「校園驗毒計劃」能反映青少年吸毒的嚴重程度，讓政府、校園從而商討對策，此外，在校園裡，老師亦可針對有吸毒習慣的學生作出社工輔導，幫助他們早日脫離毒海，重新融入社會。

在計劃推行的同時，也有人提出質疑：驗毒計劃侵犯了學生私隱和破壞師生關係。學生被揭發有吸毒習慣時同學會對他投以奇異目光，老師把他標籤為壞學生，有些學校甚至將他開除，學生的處境因此而變得更孤立；此外，有人認為要求學生驗毒等同把他們視為吸毒嫌疑犯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師生失去互信，繼而影響到教學情況，本來出於好意的驗毒計劃最終弄巧反拙。

「校園驗毒計劃」的推行，本是為了減低毒品對青少年的影響，若我們再爭持於推行與否，最終學生將得不到任何的幫助，因此我認為在計劃推行的同時應加以改善，改善不足之處，例如在投放資源方面，政府應撥款予學校以聘請更多駐校社工，協助跟進吸毒學生的情況，避免出現「驗到幫不到」的情況；另外，學校應承諾被驗出吸毒的學生不會因此而被懲處，讓學生更願意參與此計劃，以幫助更多學生離開毒品；對於師生關係的問題，我認為老師與學生之間能否互相信任，取決於兩者能否互相尊重，只要學校做好配套措施，老師盡其能力勸導學生，驗毒計劃的推行便能事半功倍。

「校園驗毒計劃」的推行已成定局，學生們應積極參與，不論是在參與計劃還是鼓勵吸毒的同學戒毒等方面，只要我們每人都為禁毒盡一分力，「無毒香港」將會很快實現。

## 對蟲蟲着迷

葉澂澂

每當筆者出差要預訂酒店時務必參考各方點評，當中會特別留意酒店地點、房間的設備與衛生狀況。曾經有一次，筆者在互聯網上找尋酒店時，看到一間酒店以「Definitely no bed bugs！」（意思是該酒店的床絕對沒有虱／蟲！）作其賣點之一。酒店特別點出床「沒有虱／蟲」，反而叫筆者不要選它！千萬不要以為這個虱／蟲的問題不嚴重，美國政府就約在半年前舉行了有史以來首個研討會，特別探討這個問題。

「bug」一般指臭蟲或虱。有可能你會說，今天談「bug」，大家多會想起一些跟系統作業有關的問題，特別是電腦程式或軟件。「bug」就是指系統上的漏洞，而「debug」就是要剷除系統漏洞。

筆者半個月前讀了新一期亞洲公共事務期刊中的一個專訪，當中提到接受專訪的甘馬先生為什麼於1985年就跑去中國工作。記者在文章中用了一個小標題：「The China 'bug」」來形容他，其意思是說甘馬先生對中國事務很着迷，是一個熱衷於中國事務的人，而甘馬先生本人也在訪問中用「I got the bug for China」來說出自己對中國的感覺。很明顯，這個「bug」跟很惹人討厭的蟲或系統缺陷無關。

其實「Bug」也是一條河流的名字。這條河流的源頭在烏克蘭，經過白俄羅斯和波蘭邊境進入波蘭境內。這條名為「The Bug」的河流有時候被稱為「Western Bug」，以表明它跟完全在烏克蘭境內的「Southern Bug」河流不一。

下次當你聽到別人在談Bug的時候，就要弄清楚他們談的到底是什麼。

## 在秋田打散工

日本國際教養大學 郭智英（香港大學交換生）

為了多增進同學間的友誼及多認識新朋友，除了選修體育課、積極參加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、社際比賽、身體力行創立香港俱樂部外，我還自創了一個方法去達到上述目的，我會每半小時細看學校寄給我們的電郵內容，一旦發現有「散工」做，我會即時報名，以爭取時新不錯的「散工」。又校方積極推行國際化的政策，他們一般都樂意提供機會予留學生打散工。

其實，現今科技發達，大學不時都會以電郵形式，通知學生各散工工種的最新消息。基於名額有限，校方一般會採取先到先得的方式；不過，當申請人數過多的時候，校方為公平起見，則會以抽籤形式選出合資格的學生，無論以哪種方式篩選，日本人學生及留學生的工作配額相等，即使申請人不幸落選，也不能怨天尤人，只能怪自己「反應慢」或運氣差。某些對申請人具一定要求的散工，則留學生會佔優，如必須英語、日語能力良好、具良好人際手腕、重團體意識、每個國家或地區只抽出一位學生作代表等等……屈指一算，我所申請的散工中，成功率達百分之九十！

我打過的散工林林總總，不勝枚舉。當中包括：大學開放日留學生代表（負責英語模擬課堂、帶訪客暢遊校園）；與幼兒園學生、小學生、中學生、高校生交流（一起種田、玩遊戲……）；手提電話公司代言人（象徵式跟職員拍數張照片作宣傳用途）；雪祭攤位助手；日中友好春節慶祝會神秘嘉賓；國際交流講座接待員；對外講演留學生代表；扮Namahage……現在回想，為了打這些散工，我曾有一兩次走空，直至今日，我都沒有後悔。因為，這些都是「一天起、兩天止、而不用過夜」的散工，是非常寶貴而又不可多得的經驗。

書海遊蹤 元和

## 《踏着回憶走過來：從明華大廈開始》

隨着社會的發展，香港的公共屋邨已由七層大廈，發展成設備完善的大型屋邨，而不少舊式的公共屋邨都難逃拆卸的命運。一時間，牛頭角下邨、蘇屋邨，成了港人尋找集體回憶的熱點。

明華大廈盤踞在筲箕灣亞公岩道，由香港房屋協會在六十年代興建，並由協會其中一位創辦人何明華會督命名，是當時港島區少有的公營房屋。

作者在兩歲時，遷入明華大廈居住，在那裡度過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時代。他在明華幼稚園唸書，在樓下的乒乓球檯叱咤風雲，在明華大廈D座的青年中心流連；每天的生活都與明華大廈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。

《踏着回憶走過來：從明華大廈開始》所寫的，就是作者的童年回憶和兒時趣事，但同時也側面描述六七十年代公共屋邨的生活面貌，尤其是當鄰居守望相助所凸顯的濃濃的人情味。



書名：《踏着回憶走過來：從明華大廈開始》  
作者：蔡利民  
出版：進一步  
日期：2009年5月  
售價：港幣 50元